



續藏書卷十二目錄

內閣輔臣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費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內閣輔臣

卷十二目錄

趙貞吉



內閣輔臣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爲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一

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武宗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義畢必

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上謂劉

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人

當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

缺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

月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

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  
僧市肆等項奉 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  
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 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  
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嚴宮禁三月以憂去  
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  
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 上巡邊廷和言  
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  
月 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又自  
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 勅廷和等又諫俱不聽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二

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  
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  
日禮應卽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覲官員吏  
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旣久政務悉廢殿  
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  
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亟賜班師  
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  
年三月 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 太后懿旨誅江  
彬籍其家會 世廟將至京廷和請由東安門居文

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

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啓。上謂

長史表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

儀。何謂也。會命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

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

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卽奸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璵疏

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止令送至內閣。

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召廷和

等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

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

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

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

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旣而

御批復加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御批

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

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

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

等

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璉邪說願乞罷斥不  
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  
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廕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  
年考滿奉 手勅楊廷和輔翊朕躬勲勞懋著特加  
太傅不拜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 旨致仕後削籍  
爲民

國琛集云 武皇南巡天下洵洵倖臣竊國柄有狂  
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  
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四

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 太后請 旨誅彬先傳令  
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  
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  
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永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 興獻王楊廷和出漢  
定陶王宋濮王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  
議者以奸諛誅時有舉人張璉者禮部侍郎王瓚同  
邑人也詣瓚言 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  
英殊科瓚宣言於朝廷和惡之嗾言官論列調南京

而以學士汪俊代之。又云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廷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王願。皇上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聖母至通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州禮部議由東安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太廟。舉朝以爲不可。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法服。以俟。聖母聞朝議欲考。孝宗。恚曰。安得以吾子爲人子。詰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爲。獻王地乎。胡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又云。張璠作大禮。或問。辯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之。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

乃草勅云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本生父興獻  
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 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  
后仰承 慈命不敢固違 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  
浹疏言 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處之干  
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廟則大統之  
義本生之恩庶爲兩全費宏以浹爲鄉人恐廷和疑  
已乃出爲湖廣叅政又云 帝下張璉所進大禮或  
問於禮部廷和授旨吏部尚書喬宇遷爲南京刑部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六

四川司主事諭之曰南中非子所宜柰何以大禮相  
厄也尚書石珪語璉曰行矣慎之大禮議久當見用  
耳而楊一清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  
甫畢清寧宮小室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  
後殿豈 興獻帝后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  
乎給事中邵繼曾言五行干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  
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 帝心動乃勉從  
廷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 興  
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又云 上諭 興獻帝

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諭宜稱孝子廷和曰  
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詠題主題曰興獻  
帝神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著子名遣太監及成國  
公詣安陸上尊號又云太后邵氏崩后憲宗貴  
妃也生興獻帝尊爲壽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  
日十三日除服移文南京不布詔帝不從命以二  
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  
方切安忍爲此十二月甲戌帝勅禮部曰祖母  
壽安皇太后夙事皇祖誕生興獻帝肆致眇躬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入承大統方隆帝號期享遐齡孝養未終奄忽違棄  
追唯懿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  
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  
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  
聽命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  
爲虐入秋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  
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歿若更  
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  
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奏乞慰留

不報又云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各明倫大典以一清璉等監修至是書成加璉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享太廟數目璉賜以御詩及肖衮衣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爲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待郎掌禮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八

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議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僂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旣病故各奪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爲民其餘兩京各官附名入奏或被入代畧而已不與聞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成爲民者茲不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明之祐開出哲臣爲社稷

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  
武南征，陷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  
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公已表於憲皇之世，  
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  
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爲尚寶  
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  
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  
誦公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之麻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九

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  
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  
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  
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  
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若麟  
角鳳毛。然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  
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熖，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  
南平北討，政府囂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  
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

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  
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  
情疏亟上議得寢唯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  
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起而時事  
益難爲矣武皇帝匹馬捶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  
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  
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  
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  
憂此何等景象邪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十

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鑼

衢寡驚柝安平且泰侯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

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鋌卒環布蕭

密梟獍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

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

其從事始以一束紵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

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

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

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

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

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唯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保忘名之完名侯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

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

非命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漢廷博

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權據經研義非擊搏

之司是當求裁無減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

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

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于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

齟寔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

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蓋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

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唯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荅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要有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十一

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瀆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秦如瓊稍踈皆足以歿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洵洵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檢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歿矣然而不歿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侯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故公少

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  
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  
人稟間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  
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位極人  
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  
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  
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捨建坊牌費以  
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于城  
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若他言行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  
支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  
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 昭聖下  
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搆擊附和雷  
同莫敢抵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  
爲守正以附永嘉考爲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  
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  
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慟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  
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李秃翁曰。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所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賂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予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唯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爲公表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其言當矣。果如或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十四

者之說。於司直爲賣友於劉瑾爲阿勢。則大禮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爲之矣。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以去。梁費二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卽安則公所係何如哉。予又怪其不能以事。康陵者而事。永陵也。豈其直挾定策之功。或恃。世宗仁聖。終能聽已也。邪。不

知之矣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十五



卷八

太師梁文康公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詔纂修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爲副總裁。

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摺據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

瑾敗，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

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言于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卽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武宗之將幸宣

大也楊石齋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洵洵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旣而毛公亦在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告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

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

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

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

家事何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

制草制詞在後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會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

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勅廷和稱疾

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成

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兼給誥命褒諭賜譙禮部會江西兵變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乃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六

不果郊遂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跪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塋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武廟固留遣官爲治葬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世廟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寃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詆者縷縷儲乃復固申前請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命有司月給廩食歲

致塵隸蓋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參議君億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錄詔廢子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上重違懇誠報可而遷均輔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遣官營葬公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藏於家

霍韜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內閣輔臣

卷十二

九

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

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己卯武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二十

寬皆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帝震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武皇帝廼察其誠欵擲劔起不促草勅矣己卯宸濠反武皇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從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與寬奏曰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武皇乃不

郊又將南幸備冤手章奏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

汗浹背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命豈不敢起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冤乃起始宸濠

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唯厚齋梁公

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

籍耳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

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敝不食之士

耳世人乃以辭受之濫疵公韜故著此以俟篤論之

君子云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田給事賦公門人也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壬

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

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今上御極言官聯疏劾

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

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

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

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

月十五日之爲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

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

無片言自明然後知公之爲大矣

黃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寮公延譽官府力拔  
爲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厲  
往謝立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時楊一清在  
內閣親承 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卷十二



太保楊文襄公

真經  
濟才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  
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登成  
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  
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  
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  
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  
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蒞事愈久愈嚴夏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凜凜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  
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科  
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  
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  
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  
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爲太常寺少卿  
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飾入寇馬政廢  
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  
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

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扎巡禁茶馬又  
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添注鞏  
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  
出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  
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  
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甲子  
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  
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  
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  
內閣輔臣

卷二十二

十四

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  
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  
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  
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  
無行人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荅徑去賊  
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  
改元 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  
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  
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

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  
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  
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竄錡叛  
起爲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雲一清昔時多所  
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訐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  
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牆自紅山橫城高  
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  
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仗誰經略了餘忠復入城  
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  
速遜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反役軍采取  
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弼及總兵楊英仇鉞遊  
擊史鏞監鎗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  
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各退有差乃  
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  
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  
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  
奏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歿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

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廢其子以勸臣節皆與劉  
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乞  
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叅將保勣遊擊將軍  
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  
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  
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攘  
况河凍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  
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  
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虞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  
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蓋瑾素憾  
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  
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  
瑾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美于  
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  
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  
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構陷連茹以  
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

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劫剽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

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勅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

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已卯秋宸濠變劫一

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

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

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

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導上幸浙江者一清

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

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擬行及大學士楊廷和蔣

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

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旣定大事旣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天

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陛

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

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

臣旣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一清

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鐔就擒舉王守仁

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

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

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

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制府禱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管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管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邪

甌陽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灃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初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父乞致仕携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公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訪姊氏于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二喪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爲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興士類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孜孜剷弊茶利大興而馬亦蕃盛三邊仰給詳具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

善斷請勅改爲巡撫兼經略邊務勅下公卽率兵禦  
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載西征實  
錄中世宗卽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  
用特先遣官賫勅存問嘉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  
御史卽家敦遣啓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陞  
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  
傅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期爲嘉靖九年八月十  
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  
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  
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聞出大市又遇公  
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十

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闖人劉瑾有寵于上  
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  
朝宁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公遂引  
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救得  
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  
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

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寢迨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叛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亦、亦、可、與、謀、者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公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不離 上一時不見渠不樂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矣言已卽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 上卽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餒狗又頓首哭泣 上必大怒瑾瑾誅公

大用益矯所爲。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爲冢宰。皆執弟子禮。公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調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

馬 召指關而授勅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  
及易主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  
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  
池塞十八年 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  
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  
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邊才延綏城堡據險  
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  
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  
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臨鞏其間漢土禠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  
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  
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牆二百餘  
里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  
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翫邊  
備稍疎墻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  
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始茂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  
擁衆拆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  
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管衛兵部奏下

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厓宸慮勅臣經理臣聞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十四

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犬馬

寸心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埃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滅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百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百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百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五

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陳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

公。得。力。處。

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

民稍安正可有爲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  
勅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  
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虞舍一  
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鼎曹元乞簡用瑾  
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鏹解京由是朔方復套  
之議竟中止人謂瑾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已私或然  
也瑾誅 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  
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官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  
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已顧揚薦之一時  
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  
文襄

大保費文憲公

費宏字子充號鷺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珣起鄉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叅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五峰暨弟順庵瑄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復庵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爲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爲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復庵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七

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達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

憲廟上賓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皇太

子出學青宮首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祠服擢太

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

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

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稍增其數  
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今科姑聽之俟  
後復舊 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設大

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  
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  
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  
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跡辛未十二  
月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

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覲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  
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  
編修宋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  
日課諸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赴愬會城濠知  
之招仇家人令捃摭入奏欲以聳動 上意奏入下

都察院時大司馬幸庵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旣  
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喚羣兇嘯聚奸細焚  
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己卯  
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達發兵反隨

遣數十騎趨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會  
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  
表等皆率兵往宏爲贊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王  
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軍紀  
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當護衛之再請也昌  
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成也間道獻策  
又急勤王之義逾年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卽降

勅起宏而宋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進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  
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  
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  
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  
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宋  
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宋進左贊善懋中進  
修撰丙午六月獻皇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  
殿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上不允丁亥二月疾再

作辭益力。上乃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  
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乙未四  
月有。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勅催促。宏遂于六  
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  
召見文華右室。賜銀圖書。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  
九日陪祀歸。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卷十二

罕



八月朔... 文憲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八月朔... 文曰舊輔元臣

八月朔... 賜銀圖書

八月朔... 遣行人王憲芝

八月朔... 捧勅催促

太師張文忠公

張孚敬初名璉字秉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世宗臨軒策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睿宗獻皇帝尊號璉上疏爲上明父子之倫語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進謁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禮議丁亥轉左進大禮要略一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四

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讞大獄署都察院事賜勅獎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照舊纂修勅賜玉帶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理都察院未久奏革各處濫設鎮守內臣清勘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少保上享太廟回璉侍道側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傑形端志氣伸予喜荷天貺賚賢作邦珍之句再賜玉帶璉進姚溪書院集上賜書院名及堂名命有司于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御

范氏程氏五箴命註冠服圖成賜勅并金帛蟒

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廕一子為中書舍

人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繒己丑命主會

試尋勅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

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寰治葬事八月以

災異辭准休致一〇次至天津遣行人周禔齋勅守取復任

仍賜銀記一枚庚寅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

各一部以一品初考賜勅褒諭廕一子為國子生會

內閣輔臣卷十二 聖

議郊祀成賜玉帶尋以各音同御名請更易疏再

上上親為撰名字賜名孚敬字茂恭孚敬遂以賜

金作堂於寓所上又以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裝

潢成軸御筆金書皇考手澤以扁公堂賜銀

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又賜孚敬茂恭御書大字

二幅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比抵家

而西苑工完乃遣布政党以平賚賜銀幣上念

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賚勅取復任壬辰命兼

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

三〇次

璋賚 勅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  
賜銀印二 是年 皇嗣生 賜銀幣甲午 命有司爲  
作樓於府城以藏 御書文劄 賜額曰寶綸 又命  
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宣賚送乙未兩考 賜勅獎  
諭 廕一子爲中書舍人 以疾再乞休致 差衛人周文  
光御醫袁遷賚 勅送還鄉 只給廩米 歲撥輿隸 有  
司時加存問 丙申 差錦衣衛千戶劉昂賚 勅視疾  
諭疾愈還朝 至處州 疾作 遂回 再起 至金華 疾又作  
已亥二月六日 疾革 遂不起

內閣輔臣

卷十二

聖

王世貞傳曰 公浙之永嘉人 貌魁傑 有大志 二十四  
而舉於鄉 數上禮部 不利 歸而聚徒教授 姚溪山中  
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 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 而  
書院爲笑曰 諸生不當書院邪 遂爲諸生祭酒 蓋又  
三十二年而中禮部試 而 武廟方南巡 明年 世  
宗皇帝卽位 始臨軒策士 公得二甲 隸事大理 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 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  
帝若后者 久之不決 公乃上書大略言 上以世子  
人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 今以後 武

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已報聞公亦去。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齬之矣。然。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拄輔臣禮官。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四

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已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

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子四代詔  
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  
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之所密問公月以十數時時  
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  
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關 上前楊公  
得因是以間公 詔公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傳以  
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卽 詔行人召復相公  
公入而楊公爲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  
之詔獄公力爲寬解得免 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

內閣輔臣

卷十二

星

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  
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  
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  
狀 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大功之類後先殆盡是  
時 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  
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  
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每壇於  
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  
禮皆其大者居筵成以 獻皇帝手書會春堂及金

帛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  
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  
禮貴驟當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  
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北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識  
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  
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上有推立恩而上  
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裁之  
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  
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上指乃上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吳

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  
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  
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  
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  
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昭聖太  
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存  
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  
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

承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

欲以憫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  
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天  
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  
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  
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  
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  
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  
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  
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

內閣輔臣

卷十二

聖

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  
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  
專精神。加食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  
以死誓歸。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騾。月俸  
米八石。公歸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  
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蓋  
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爲  
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按公在公車最  
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

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繼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卽不言禮亦有以自見。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四

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俗庸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崛不回遭遇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傳周宣中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

吾學編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訾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文正爲政值奸凶隕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醵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嘗之費揚公文武兼資處瑾永張桂間固有深意非

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諳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譽。張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聖明得柄用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歛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

永史云張璠抗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

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

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旣不

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皇上臣乎。謂皇

內閣輔臣

卷十二

聖

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帝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獲全矣。遣諭廷和曰此議寔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三月帝召張璠等詣京都御史吳廷舉恐璠等復倡初說請勅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璠等復上言統嗣之辨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考不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帝御平臺召冕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

願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時黃綰亦申璉議。帝命草勅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璿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上從之。併止璉等璉時已至鳳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決非聖衷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帝復命召蔣冕曰。二人來。必撲殺之。帝趣使來。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又命必加孝字。去本生母三字。冕爭曰。孝字唯用于祖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廟祝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孝。有干正統。本生母。係勅諭擬定。亦難遽刪。己酉。上昭聖冊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誥天下。時張璉至東昌。見之。歎曰。執政欺。上忍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又云。璉等至京。臺諫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餘上。璉請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面議兩考之非。再詔

漢科臣張璉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

詔曰若得俞旨卽撲殺之 帝稍聞遂陸桂萼張璠

爲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萼偏執異

說搖動人心請罷黜 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璠萼

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已前無立後之禮二曰

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

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祖

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

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

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假 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于 大行壽安太后

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

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追疏

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辯 帝切責之 帝采聰議遣

諭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 帝御平臺召紀宏珪

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

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又云

九月己亥 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 世廟 帝

諭撫臣曰 聖母欲謁 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

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以正  
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 帝問璵璠對曰唐開元禮  
有皇后廟見之儀 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  
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 祖制也  
皇太后 中宮宜先見 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  
世廟以成典禮之全 席

書劉龍曰 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  
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璵璠所引俱婚禮今  
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璵璠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衮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  
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  
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  
請 聖母謁廟必 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  
初費宏議 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全何淵言武舞未  
備宜議定一清詠鑾及侍郎劉龍言 高帝以武功  
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  
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爲缺典張璠曰王制祭用生者  
爵 皇上尊 獻皇爲天子父樂顧可缺耶且天子

八佾爲人六十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六國朝大廟  
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  
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  
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萼言周禮以司于掌舞器  
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戚則去  
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  
明朕心甚嘉不用武舞寔爲缺典其卽增之又云  
上與輔臣從容評騭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才略但不  
惜人才耳人咸服上藻鑑又云張文忠其狗國之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  
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援孝廟近庇昭聖  
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伏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  
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懼不悚詞嚴氣壯  
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割法吏  
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菽主植黨之奸豈  
世俗僣僣佻佻者埒哉既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  
事署都察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  
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讜論同



大傳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剡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清江厥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矣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晝晦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孝皇欣覽貼置座右十八年出爲河南僉事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書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每學擇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場爲師士始得聞正學焉李禿翁曰卽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當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爲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遽排衆好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場以驛丞爲師也官爲提學而率諸生以事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况不虞賊瑾之害其後乎六年陞河南叅政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

丁憂十二年補雲南右布政使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會書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命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餓莩塞途至人相食盜賊莫可制書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一

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趨之盜賊漸鮮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少甦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沾定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桂萼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上宜考孝皇母昭聖太后父母稱本生叔父母上勉從之旣下詔終以爲疑書及張璫霍韜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其實以稱爭論數年

幾成聚訟至是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尋加太子太保丙戌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爲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具疏言廷試以收人望服士心請明旨痛革廷試一大弊上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錄以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明象山之寃識者韙之

一清誌銘略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遂欲卿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計聞上悼惜贈太

傳賜謚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述君臣始

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中爲尚寶司丞卹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上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河南按察僉事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賸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剋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皆千古偉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事甲申春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憾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謗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謗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士豐熙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

陛見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卽蒙降手勅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自漸失明又具疏辭上遣中官齋賜牲酒食米瓜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世廟告成宜倣宋郊祀覃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詔褒荅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嗟嗟公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甲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宦轍所至聲聞藉甚部使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讎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旣實有此疏今安得

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此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遇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命也夫銘曰唯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撞衆恃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闕於禮公執典禮以佐天子謂禮弗

內閣輔臣

卷十二

李

習如跣地弗視羣咻柰何曰有人紀匪衆之狗唯權度在已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床帝聞曰嗟我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誅之公雖歿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永史云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璉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未嘗不以瞽鯀爲父也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

唯定號 皇考興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  
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陛  
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當  
稱禰而不稱宗請改 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  
考別立廟祀草具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與張璁  
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 陛  
下入繼大統果許爲 孝宗子乎且 孝宗有子更  
爲立後 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  
獻夫皆以具疏故不敢復贅迄今未奉 宸斷豈  
內閣輔臣

卷十二

空

皇上未經覽邪抑二臣未果上邪謹錄以聞 上曰  
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張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公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上以不奉詔罪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剏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略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未任擢浙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全

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說因像祀焉會皇太子出閣選宮寮改洗馬兼侍讀丁內艱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有曖昧失者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鐻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僂捷者而用愿厚長者常引以爲賢於已當大計所貶退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稱賢未

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上旨上察公慎勤召直無逸殿公遂累

請立皇太子不報庚戌虜闌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戴綸李珍於獄復其官俾敵愾自效又密言虜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於

還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陷虜歸爲虜乞貢上幸便

殿問羣臣公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討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辯士風諭以

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旣脫爲外臣通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三

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上稱善因請上視朝會廷

臣議廷臣皆言貢非虜始意許之愈一小快耳而墮

軍威長虜志不可居數日勤王兵集虜亦退時聶公

豹以副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爲弟子悉其才曰欲

威虜非豹不可卽日薦起行伍爲中丞公上言延安

卒善戰而雲中卒善謀宜各用所長上從之時以

朵顏三衛爲虜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虜有其

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圍失

職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

率密諮公，公寢益任用。太宰缺，廷推公。上曰：階素

內直，柰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孝烈祔廟之議

起。初，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

翊護功。上德之，旣崩，始謚曰孝，尋易今謚。一日，

上忽諭禮部議祔。仁宗而以孝烈主祔廟，公言：女

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別室。上盛怒，趣公

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祔廟乃聖子神孫事，臣子

之心，何忍煩。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六十四

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仁宗、緩祔，而后先祔，或可

上不許，竟祔。仁宗祔，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爲

正。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上欲罷入衛卒，公

言其非計，又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

倡勇敢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

主會試，時倭事起，公上疏調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

今將校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

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

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柰何以戰守。

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時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盜邊士不得田畜，宣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戊卒月餉七鍰，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鍰，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鍰，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鍰，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奎

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紳極論嚴嵩罪狀，嵩念公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人，於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爲者。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得，三君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無如之何。會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公朝夕傍徨曰：此豈至尊安居所，乃請掄三殿餘材營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時分宜姦益露。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諮問，交午公所，鮮及分宜矣。居無何，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  
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諭公欲傳嗣令

擬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應龍通政叅議  
報可矣忽有旨切責二部臣以應龍爲邪不宜官

公爲之關說應龍得無恙上亦悟輟嵩直廬賜公

公旣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  
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  
手公盡謝却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掇以睨  
望者而亦負畚荷鋪耶前是奏軍功率齊閣臣公以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五

爲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捷不復與賞將作大

匠徐杲有殊寵上欲崇以宮保公力持祖宗無

是法無啓倖端上默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

辭公體小惡上親爲調藥溫諭諄切方士熊顯等

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餌又問公比日乩何以不下

公謂此曹持紫姑術實得於衆口而托之神語未宜

深信上由此亦怠厭方士之怪語矣大虜由牆

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

祠蠶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

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創虜恨司馬不早計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上始解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力也上下制建雩壇及更興都故宮殿公第以藏匱爲言工遂已天下鹽額准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都御史馮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雉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先是分閩以上僨事輒以緹騎逮所至爲暴公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迺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聖躬防姦宄爲對語甚切至上崩穆宗卽位公推先帝意罷齋醮土

才復諫爭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  
草登極詔孳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公明  
習典制中外倚重上欲幸故邸公言一祖宗時非  
郊祀幸學耕藉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  
故邸可乎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亡何  
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  
大臣皆爲公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  
以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  
中秋致語公謂先帝新棄羣臣非宴樂時臣不敢  
內閣輔臣

卷十二

李

奉詔上於是爲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  
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  
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  
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  
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貴習  
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  
去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上欲  
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  
御史張齊因汙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里

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爲監  
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  
乘是侵公公怡然不校會拱敗獲免甲戌孫元春舉  
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  
遠謫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今上使使存問賜  
諭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自爲  
諸生卽從聶貞襄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  
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爲磨淬然獨不事口耳  
而以躬行爲實際以經濟爲真詮故其發於事業光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充

明俊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姬媵之侍無臺榭  
之飾友弟惇讓肫肫無僞田宅錄廕輒以推分弟姪  
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  
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  
千卷公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不爲無益語王司寇  
稱曰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震雷迅霆公徐  
劑其震迅之勢而爲霖雨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  
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日人以

爲知言云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  
誦書日盡數卷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  
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  
遂遍誦六經自宋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相楊  
文忠里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  
人逝泣曰人世飈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刹  
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資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  
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弗能絕也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  
館授編修公感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

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懌公日與同志徐公樾

輩切劘踰歲謁告歸蜀爲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

蜀士知有問學出咭嗶上者自公始也二年冊封三

年教司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

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

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

門性道之旨莽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期未印性也

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訓諸士聞之懔然  
舊習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語當事者曰虜將大  
舉盍爲防禦計八月虜果闌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  
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媵書入朝上  
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  
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旣許貢則虜  
必入城要索不已卽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  
下必有奇畫公曰爲今計請主上出御正殿下詔  
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主

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  
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上已偵  
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  
史領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勅未有督戰語可統  
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有郤又其黨  
趙文華素銜公冀相齟齬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卽  
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騎充斥公單騎出城先詣  
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上旨檄勸付賞功銀一  
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

諭而公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

上怒謂公領銀朱覲措置第爲尚文束遊說詔錦

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叅因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

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計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抵任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

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召公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卽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在告上

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二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大要以中卽性命卽天則也而後儒乃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耆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暫掌國子事八月朔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章上見公闢發精明音吐洪鬯犬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

合乃求補南禮書既行御史李惟懃南戶科給事岑  
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心贊治不宜  
置遠地適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年高往南京  
者仍今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管詹事府  
事戊辰三月公還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  
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曩南京建振武營致大  
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况燕薊乃戎馬  
場豈藉南兵當事者寤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揀南兵  
三千教烏銳識者謂爲得算項之奉

命教庶吉士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爲

皇太子于

秋講唐太宗喻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  
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  
語具爲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邑懷去志而上之  
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臣  
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上面諭盡心輔佐公稽  
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朝綱  
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上色益  
喜于時上多恭黜而面諭公者再羣臣謂自臨御

以來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又授勅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葉城走爲巡按暨科道所叅，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是遂註籍不出。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果，公感。上覽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上亟慰留之。是日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上姑兩解之。然信公益篤。明年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

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

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  
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  
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  
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  
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彙  
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  
兵於闔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  
上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

兵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公建白本意

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  
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  
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賊私疑公前議  
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  
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 上不允乃請給  
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疏

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斥如大獄及

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蔭子是仇視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爲徐姻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遲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太督撫王崇古等奏俺荅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荅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年無釁釁不在納降也惟當請覈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粦然獨公力主其議亟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荅速獻投虜叛人

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虜劫盟又貽  
王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  
公爲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爲拱嗾劾  
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贓罪抵戍後齊倚拱辨復  
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  
給事中舒化叅寢不得行拱懷怒思一逞於是考察  
科道旨從內出公曰將倚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  
之拱聞卽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赴吏部  
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請戍起用守侂

內閣輔臣

卷十二

七

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  
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  
益恨公刺骨嗾心腹給事中韓楫枉劾公公疏懇乞  
歸且曰願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  
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  
不紊職掌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  
天子不得自持遂允公暫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  
遂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公與議廢一子中

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門人請設教聖水寺會

穆宗大漸公哭臨至哀毀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  
講第擬作二通遺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  
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  
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  
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  
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  
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  
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來  
哲是歲十月卽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  
內閣輔臣

卷十二

完

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  
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  
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  
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  
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具公內外  
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疾作輟編丙子三  
月薨春秋六十有九計聞上輟朝論祭誥贈少保  
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  
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卽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

挫不回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  
伯陽子羽爰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  
大人哉荀楊諸子未足窺其奧也其文章不襲人後  
而博辨雄深要歸于道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  
于卷行于世

續藏書卷十二終

卷十二

八十一



續藏書卷十三目錄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附 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涑國公孫武敏公鎧

附 石亨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勲封名臣

卷十三目錄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潁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公信

續藏書卷十三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陵 裕陵

景帝 景陵

景陵

功 征蠻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瞻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填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一

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材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優敬軍

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

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暍死。而任禮兵亦至。

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乃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

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乃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墩州欲略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侯璉等激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叅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

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

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叅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曼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上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

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憂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憂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

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二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勲封名臣。

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當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

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冉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定西侯亦病歿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

勳封名臣

卷十三

六

岸驥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獎勞勅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刻平王蟲官者檻送京師修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

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瑞嗣。至今不絕。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贄曰。弇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有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

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旣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麓川三大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導諸人。䟽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爲宰相冢宰。本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

故弇州獨以爲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  
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  
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  
爲恨邪

名臣

卷十三

八



深州府

謝安之稱謝明人本自於思齊又所以謝祿之天  
謝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

興濟侯楊忠敏公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迎鑾 功策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

性沈敏能為人筮事時年甫十七文皇起義兵已

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文皇即

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

司賓署丞選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

又六年進為卿善偉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

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善亦重文翰與學士楊士

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

勲封名臣 卷三 九

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

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

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

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

足胠不為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

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

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

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

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衆爲止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贖虜始挾太上請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勳封名臣

卷十三

十

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窠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猴而皆已矣妙置之無用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禪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

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刳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

勲封名臣

卷十三

十一

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

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

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

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

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

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

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

善再拜進醪糲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

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

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  
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  
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  
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 太上皇在南宮元旦  
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  
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  
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善知亨  
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 太  
上皇卽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勲封名臣

卷十三

十一

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  
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  
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勲衛一爲指揮僉  
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  
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  
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  
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疎絀而明  
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勲衛  
襲四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

馬都尉

李贄曰唯景泰絕無迎太上皇之意是以  
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  
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宮不錮  
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  
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  
是真爲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之能也也  
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我爲賓不亦太不  
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  
爲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  
稷功則于謙爲首論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  
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勲封名臣

卷十三

十三

涑國孫武敏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帝

景陵 茂陵

功 擄友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叅將，補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閤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

勲封名臣

卷十三

十四

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勅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勅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子軌追賊至東市，大戰，軌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攢鎗殺軌。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

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髯亦過臙亨嘗與彪貰酒相丁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柰何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爲寬河衛指揮僉事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

勳封名臣

卷十三

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叅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

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荊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謀者給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亨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澗、溟、濬、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爲叅將。

勲封名臣

卷十三

十六

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亨，亨畏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亨與都督張軌、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 上皇復辟，爲飛語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迎襄世子矣。請殺于少保。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

廢景泰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入其諸竄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筭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上泣訴強上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七

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功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

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

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

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妙上笑

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

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

開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

撫亨慚憤必欲

上復革之

上不許會兵部尚書

陳汝言奸賊得罪

上嘆息曰好箇于謙亨亦不自

妄

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

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

邨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

勞攘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上曰善由是

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

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

與卿結姻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七

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

謝負出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

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卽訊果不實彪又數侮其總兵

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上遂

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疑

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旣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

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密詔御史按劾，卽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旣死，法司請瘞亨尸。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溟得戍郴州。少子潛，鎖定侯者，幼未收，溟在郴累功，陞指揮。潛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爲尚書。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

勲封名臣

卷十三

十九

爲尚書。亨曰：「卽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亨所薦也。」

定襄侯郭忠武公

事

長陵 裕陵

景帝

景陵

功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鼎、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

勳封名臣

卷十三

二十

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傳藥，衆皆感戴。是年八月，虜奉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虜以和爲名，犯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

護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揀奏至賊已退優  
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  
河已凍且向延緩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  
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  
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  
智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  
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  
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  
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

勳封名臣

卷十三

三

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  
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入馬疲倦賊以鐵騎來  
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  
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  
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  
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  
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  
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  
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鞫之云喜寧與也先

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銳短鎗。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耻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五

儻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旣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  
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  
贈侯諡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  
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叅乞嗣不許  
授世指揮使

勳封名臣

卷三

五

懷遠伯山襄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長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公廉勇有謀充征蠻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獠獠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公沈毅不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五

洩廉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屬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後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鯁直敢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大奇白袍點墨終不可渝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邪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

懷遠伯諡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瓦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刺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刺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

勲封名臣

卷十三

十五

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堰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旣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艦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

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當時只是轉搬。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困。上覽之戚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勅獎公與世伯券。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諡恭襄。公閩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疊疊，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

勳封名臣

卷十三

五

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蓮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洞，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公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功爲多。公久祠清江浦，漕渠旁往往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邵茂。

七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縣國公  
諡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蠻賊奪還俘  
掠萬人召總漕運十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  
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  
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  
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  
堽優給卒無子熊姪堽嘉靖元年嗣

熊介益卒無子致以子堽承嗣

為城守使管兩鎮在城內廣濟府薛李五縣出法平

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

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

堽優給卒無子熊姹堽嘉靖元年嗣

為城守使管兩鎮在城內廣濟府薛李五縣出法平

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

武功伯徐公

事

景陵

景帝

裕陵

功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瑀字元玉吳人宣德八年進

士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己巳之變有薦公才者召

問計泣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

避虜于謙力言不可遂止景帝卽位勅十五人守

要害屯兵爲京師援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

年秋公爲諭德兼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

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擢僉都御史治河公自北東

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

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

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旣肆又由豫而兗

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

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

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堙則

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

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

而後有成制曰可公往來展布經營治水開疏

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樂又九里

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乃踰范。旣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公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旣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旣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東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二五

十萬頃。公又叅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鍵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匯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節且宣用。

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公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閭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繩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徵於是役也。白渠漑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漑。

勳封名臣

卷十三

三

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顛神視。張秋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文器材，臨事敢爲，有經略，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公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總兵相左。李賢旁助公，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事須經內閣，意寵絡內閣使附已也。已而

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疑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上衣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卽日雷雹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突，二凶家大木皆折，水雹尤甚。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叅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

衡等，遂劾公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被于謙毒發上坐文華殿，諭賢王翱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等張軌所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不勝其哀，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卽日雷雹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突，二凶家大木皆折，水雹尤甚。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叅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

勲封名臣

穎國楊武襄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鶯疏公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上皇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

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諡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卽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李友全誣奏公，上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

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爲最  
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  
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  
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三



大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

景帝 茂陵

裕陵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濟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奏對數日屬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四

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

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

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謀知虜滿都魯孛羅卣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五

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旣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

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且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訶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叅而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六

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艷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

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搗帳薄虜其長技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

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

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七

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

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

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欲貴

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

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

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

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

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

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窰梁延

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  
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  
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猶與  
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  
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  
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  
御史論紕直八罪因併紕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徒  
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  
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

勳封名臣

卷十三

三

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  
臺所旌拔御史屠瀟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  
故吏將佐多鼎貴時稱越亦弘治初赦還鄉尋上  
書自列寃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  
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  
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  
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秦  
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  
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

觴侍而一千戶誦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暫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替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濟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

勲封名臣

卷十三

三九

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瀟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人廣與之以越名上上遂許陛見上慰喻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緩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卽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瘁病劇遂卒年

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弁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才難有難逢弁州識之當稱具眼

逸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

動封名臣

卷十三

甲

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  
征迤北歿戰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爲忠臣節婦  
已巳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  
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  
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  
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荆襄公進據房陸民兵不滿  
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  
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

勲封名臣

卷十三

四十一

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  
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  
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  
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  
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  
患自息荆襄流通本意迺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  
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  
竟餼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  
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

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

激揚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

勇過入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

音、愧、死、

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

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常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

區公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駟從歷鎮大邦不

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

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筭無華衣廐無肥馬

勲封名臣

卷十三

望

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